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八十三回 離龍宮回國繳旨 敗虎陣入洞興戎

童兒聽命，又將海角一弄。只聞嗷嘈音樂，向樓而來，環佩之聲，雜於樂器之內，更於一番雅致。七竅入耳，暗計：「雅樂如斯，不知其人若何？待至樓內，資吾一覽。」思猶未已，七八女娘，綴柳飛花，魚貫入內。極目視去，容顏嬌好，絕類天仙。先向龜、蝦二相前道了萬福，次向鯉學士拜舞，然後分班鵠立。一個個長袖宮裝，豐致翩翩，嬌容窈窕。二相曰：「上有貴客，何不一道萬福耶？」女娘聞言，群皆睨視七竅，含笑而致萬福。道畢，立於席間。二相曰：「有客在茲，可將好曲度來，以侑客酒。」女娘領命，各將衣袖整頓，徐伸纖纖之手，或品玉笛，或敲檀板，或捧瑤琴，歌韻悠揚，直與檀板、笛、琴合調而吹，真是雅樂喜從天上降，人間難得幾回聞。曲終，二相曰：「窗外海燈齊放，樓中共舞霓裳，舞得妙時，自有賞賜。」言已，童兒吹動海角，海風微拂，助起高浪波紋。微風過餘，海內忽現紅燈一盞，其大如斗，閃閃而來。

將近樓邊，燈光愈大，高約丈許。童兒復吹海角，「砰然」一聲，震動如雷，似將斗大紅燈，爆為萬點火星，遍滿海內。始如燭把，或現或隱；繼如皓月，愈騰愈高。轉瞬間，火星萬點，倏化為花燈萬道，照耀樓中，令人鬚眉無不畢現。二相曰：「燈明樓外，樂部女子，可徐徐度曲，徐徐舞之。」七八女娘，雲橋重整，舞者舞，彈者彈，吹者吹。但見雅樂之音，洋洋盈耳，舞樂之女，簇簇飛裙。時而樓外潮聲，雅樂音而合調；時而部中舞妙，得海風以飄遙時而遍體涼生，樓內如秋也；時而肌膚暖甚，又如春焉。時而如冬，冷氣若飛鵝毛之雪；時而如夏，炎熱似近暑之前。二相情深，為之手舞足蹈。七竅興到，不覺目定口呆。未幾，樂舞已停，海燈同滅。樂部女子，鵠立如初。

二相曰：「爾等苦矣，賞席一筵。」七八女娘拜謝而退。鯉學士曰：「鼉更三轉，可以安宿嘉賓。」二相曰：「如是，學士且陪貴客宿此樓中，吾二人暫別今宵，明日早來奉候。」言訖，向七竅一揖，竟下樓頭。

學士遂命童兒設榻以待。童兒又持海角，望窗外吹之。倏有一二女童，各抱枕套直趨樓左。不逾片時，童兒稟曰：「牀榻已設矣。」學士即導七竅入室安宿。七竅極目，牀榻精潔無比，褥厚有尺餘。二女童各獻佳茗一鐘，飄然而去。學士曰：「今日已殆，大夫安宿罷。」七竅諾，和衣就寢。身剛倒榻，一派香氣，浸入肺腑。暗摩枕筵，潤滑如玉，其軟如綿。臥於其中，備極溫暖。真龍宮寶物，不可名之。

臥至天明，二女童捧盆進水，七竅將面潔後，龜、蝦二相仍請入樓，設筵以待。筵罷，龍宮內侍奔告曰：「龍君登殿，有請貴賓。」二相聞之，即導七竅來殿。參拜已畢，龍君賜坐於旁，曰：「嘉客蒞止，愧無厚款，望其海涵！」七竅曰：「世外凡胎，得近仙容，榮已極矣。但今日之來，為救海南百姓，還祈仁慈大發，以有民罪焉。」龍君曰：「除妖不難。大夫歸去，急急張示化導，民一改過，海水即平。」七竅拜謝恩光，告辭龍君。龍君曰：「大夫來此不易，本朝天子，乃仁聖之主，吾無別贈，敬贈一仙露寶瓶，盛酒飲之，可以長生不老。」七竅接過，出得宮外，與二相、學士及海內大小僚屬拱手作別。剛下御階，李赤四人上前接著，導從原路而返。出了海岸，回首望之，只見萬頃茫茫，波翻浪湧。七竅歸到營內，黯然良久。

次日，遂於海南州縣，示諭遍張，中有「改厥前愆，天怒挽回，海水即平」之語。人民見此，約集建醮，聯名悔過。醮事始畢，果爾波靜浪平，百姓依然各安樂業。七竅見海水平服，與李赤等緩緩歸國。約行數月，始抵都中。黃門官入奏：「七竅平服海怪，朝門候旨。」皇上即登寶座，傳宣入見。七竅朝儀已罷，皇上問曰：「卿至海南，如何平此水怪？」七竅奏曰：「臣奉君命，行二月許，乃到海南地界。將營紮在高埠，舉目四顧，海浪滔天，淹沒民居田疇，不計其數。微臣睹此情景，雖慘百姓難以聊生，又奈怒浪雄波，無策可服。幸有臣家執事李赤等，捨身入海，得會龍君，言到當今聖人命臣下平服海怪。」

龍王囑彼出導小臣，親晤龍君。小臣言及水淹生民一事，龍君云：「此皆海南百姓沒盡五倫，奸詐邪淫，觸怒上天所致」。囑臣在海南州縣張示曉諭，以回天怒，自然波恬浪息。小臣如命，海水果平。龍君念我聖王仁德，下地於小臣辭行曰：「送有仙露寶瓶，盛酒飲之，可以長生不老。」奏罷，將瓶呈上。皇上欣喜，大宴臣下，晉封七竅以九卿之職。李赤等具封為黃門給事中。

七竅得此榮封，謝恩而退。自升官品，專柄國政，兼之李赤四人均受皇恩，為黃門給事中。珠蓮喜不自勝，曰：「如此，不患阻道無策矣！」於是日與蚌母籌商，不時又呼赤鯉四妖暗暗計議。李赤曰：「待大人專政已久，夫人不必用意，吾等自有妙策以阻之。」諸妖阻道之言已是如斯，不必復贅。

再說靈宅子自敗陰風大陣，被紫霞追逐，也不在本洞安身，乘得祥光，意欲另尋棲止。四面尋遍，遙見二峰品立，雖不甚高大，卻也幽深可人。因墜雲頭，立於峰頂視之。恰於二峰之中，有一深壑，壑內一洞，光明可愛。靈宅子緩步入壑，竟到洞外，目睹洞之左壁，題有四語云：「中有靈犀要自通，穩居洞裡道無窮；假饒放縱隨他去，豈定西南與北東。」下書「煉心子題」。靈宅見此四語，已知為得道者所錄，遂以此洞為隱身地。

他日無事，出得洞來，直上山巔，閒閒遊轉。忽然仰視二山之上，更有一山，林木蔥蘢，嫩翠如畫。靈宅子欲登絕頂，甫到山半，又一石穴橫於松下。內面風聲呼呼，向外而吹，幾不可近。時見野鬼出入，不知幾何。靈宅轉過洞門，見一小山，其形如卵，將欲登矣，猛有一虎，張牙舞爪，噴氣成雲。靈宅游畢此山，欲歸所居之洞，山右四五野鬼突如其來。靈宅子叱曰：「爾屬何方野鬼，來此胡為？」野鬼泣而答曰：「吾等皆銅頭鬼王部下所屬，自鬼王為紫霞收伏，吾輩依歸無所，故又集於海口洞中。」言此，靈宅子曰：「為何不復紫霞之仇耶？」野鬼曰：「恨無閒隙可乘，仇何能復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如爾等欲復是仇，可來吾洞，聽其調用，吾自有以使之。」野鬼曰：「仙真為誰，洞府何處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吾乃上界真人，道號『靈宅』。所居洞府，即在兩山之間耳。」野鬼曰：「洞門書『煉心』者乎？」靈宅子曰：「是也。」野鬼曰：「如是，吾等約集來洞，聽仙子調用焉。」靈宅子曰：「此事宜速，不可遲緩。否則意外變生，恐繪虎不成反類犬矣。」野鬼曰：「仙真吩咐，敢不惟命是從！」言已，化作陰風而散。

靈宅子歸來靜坐，暗自思曰：「頻年阻道，未獲一勝。只想陰風陣之敗，閉洞凝神，不與紫霞再決勝負，誰知又有野鬼散逸於此。吾得是助，吾且設萬鬼陣以待三緘。如紫霞諸真不能破此大陣，吾將三緘誅卻，以消吾恨；如其能破，則萬鬼陰魂，吾必教以左道旁門，壞彼正軌，俾天下之習道者盡為異端曲學，乃遂吾心。」計議如斯，專候野鬼來洞聽用。

野鬼自應靈宅之招，約集三萬六千鬼魂，去見靈宅。一一言及，君皆欣喜，願隨仙真驅使，仇復紫霞。會有清虛真人閒遊天際，見得野鬼林立，遂將雲頭按下，墜於其間。野鬼見之，拜跪不已。清虛曰：「爾等野鬼雲集此地，所為者何？」野鬼曰：「吾輩集此無別，將到靈宅仙子處，聽其驅使，以復紫霞之仇耳。」清虛曰：「紫霞真人命奉上天，遣得虛無子臨凡闡道，脫化三緘。靈宅身屬仙真，不為闡道之助，反三番四覆阻滯此舉。吾等稟之道祖，幾欲將彼貶為野仙。彼乃怙惡不悛，毫無悔悟，一戰再戰，挫辱累遭。自昔陣破陰風，諸真追逐，不見形影。今又在此約同爾等，計欲阻道。吾且問爾：『靈宅子究用何策，以傲上天之旨乎？』」野鬼曰：「彼但論及吾等任其役使，至於如何阻道，則不知之。」清虛曰：「爾等聽吾吩咐，不去為高。惟助道闡三緘，上天乃喜。待至他日，大道闡明，亦有功於上天，斷無不受微恩之理。如黨同阻道，天威赫赫，豈能容過爾輩耶？」野鬼齊聲曰：「仙真所言，吾當領受！願各守規矩，不入靈宅之黨焉。」清虛曰：「果爾，吾奏上天，必有獎賞。切毋面從陰背，以忠言而逆耳也！」野鬼諾之。

清虛真人乘雲而返，半空回顧，見得野鬼中突起濁煙，東橫西直，歪斜不整，未知何兆。於是袖占一課，課已而歎曰：「三萬六千野鬼終得靈宅刁弄，背吾所說。異日萬鬼陣內，概被仙寶追散。靈魂化化生生，分為三千六百旁門，以壞正軌。

可知天地自有此正道，必有無數邪道以亂之。誠哉，正道之難闡也！」清虛歎罷，撫膺歎息而去。

三萬六千野鬼得清虛數語，仍然四散。靈宅子候之三日，不見動靜，默會片刻，知為清虛真人雲遊道此告誡一番，所以不至。

靈宅無奈，又到兩山遊玩。復遇野鬼，而詢曰：「爾何爽約不前？」野鬼曰：「紫霞為闡正道，吾等往阻，恐觸天怒，故不敢應真人之招。」靈宅子笑曰：「吾知爾等誤聽清虛讒言，豈知清虛真人，乃紫霞道友，其所衛者紫霞耳。如聽彼說，則紫霞安享清閒，爾輩深仇，拋諸沉淵矣！清虛為上界仙真，吾亦上界仙子。阻道之罪，若有若無，豈清虛知之，而吾獨不知者？爾等休聽刁弄，須齊來吾洞，自有復仇妙策以教爾焉！」野鬼聽此言語，無異世之是非顛倒，靡不竦人聽從，遂同聲應曰：「明日准來洞前，聽仙真驅使！」靈宅子遂歸。

待至次日，果然野鬼陸續齊集。靈宅子日日教以佈陣之法，又各與符篆一道，吞入腹內，俾排陣勢，步武易於了然。煉約年餘，靈宅子見其卷收去取已熟，即於二山之下演之。一時陣中黑霧迷漫，不見天日。復將所吞符內真言一誦，野鬼盡化怪像，其形飄飄威風，勢不可近。靈宅子大喜於心，曰：「有此匡扶，可以興我戎行，以誅三緘矣！」